

秋日思语

秋过嘉陵江

◎冯雪利

山河早成秋，嘉陵已成画。我翻越大半个秦岭，追随嘉陵之水浩浩荡荡迤逦南去，山绵延着水，水盘绕着山，秦岭腹地的山山水水已成深秋时大自然的宠儿。

不及那达夫笔下故都的秋那般清静，嘉陵之秋给了这个季节最绚烂的色彩。在这个思念疯长的季节里，秋大抵是要用它最斑斓的缤纷来表达对巍巍秦岭深深的思念吧！看，漫山遍野红的像燃烧的火团，绿的似剔透的翡翠，红绿之间更有说不清的颜色恰如其分地填补了红的过火、绿的过深，枝枝蔓蔓、丝丝缕缕都点染了深秋的色彩。

深秋的早晨，东升的旭日还未将一夜的寒气驱散，嘉陵之水氤氲在云雾缭绕的秦岭山下，愈发碧绿清澈；山坡上的红叶绿枝在厚重的雾气中裹上了一层湿漉漉的浓雾，不见了往日的绚烂。远远望去，枫叶收敛了往日的火光，松柏隐藏了昔日的苍翠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枝枝叶叶都以深沉的情怀涂染着山、点缀着水，色彩就这样在山的角角落落里随意地蔓延、肆意地伸展，漫山遍野都成了云雾里的浓墨重彩，啊！好一幅不矫揉不造作的山水泼墨画，浓而不失风采，厚而不缺凝重。

深秋的太阳总是太着急地西落，下午三四点钟，夕阳的余晖已经晕染了这漫山的缤纷。叶子愈发红灿，迎着阳光满树的红叶，竟像天边的火烧云，微风过处，颤巍巍的，像火苗一样跳动起来，好不热闹。凑近去瞧，余晖一览无余地洒在红透了的叶子上，每一片红叶子的脉络在阳光的映衬下纹路清晰，条条缕缕源源不断地将营养输送到铁枝虬干上，大抵是要让绚烂在这深秋里更长久些。苍翠的松柏在浓雾的锤炼下愈发苍翠，枝枝丫丫的葱翠竟成了这个萧瑟季节里的一抹亮色。此处红的跳跃，彼处翠的欲滴，中间夹杂着说不清的色彩，就这样赏心悦目地俘虏了你的视觉，从此热烈地喜欢上了这个季节。

深秋爬过秦岭，掠过嘉陵江，红了漫山叶子，绿了一袭江水。择一处静地，看红叶漫山摇曳，听江水低吟浅唱，静静地享受这深秋所带来的庆典吧。

秋满林间

◎杨慧雯

时光清浅，岁月悠长。秋，如同一个温婉的女子，不动声色，素净嫣然，款款而来。所到之处，一缕长烟，一片枫红，一袭远山，一潭秋水，数只南飞的鸟……

阳光静谧而温暖，眯着眼，暖阳洒在脸上，明媚舒心。追逐着午后的暖阳，缓步来到山下的杨树林，探寻那一抹金黄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，这一片茂密都笔直成行，光滑的树干奋力向上，哪怕是细小的枝条也在努力地向阳而生。含蓄蕴藉的秋叶在经历了春的繁盛、夏的灿烂之后，悄悄地将自己融入了淡淡的秋韵之中。低眉端详，片片落叶顺地铺向远处，脚踩上去“沙沙”作响，无比美妙。野菊花毫无顾忌，明媚鲜艳地在林间肆意张扬着，黄色、紫色、绿色，温柔舒服。

天高云淡，云卷云舒。远处，山间金黄笼罩，层林尽染。倚着树干站立良久，幸福的印迹驻留在心中。闭上眼，感觉身体如同一片悠悠的云絮，轻盈灵动。时光沉淀了芬芳，落叶带走了苦涩，只留那一抹温情洋溢在眉梢，充斥在心间，年年岁岁。春去秋来，花开花落，那些清浅流年里的诸多美好，以一枚秋叶的姿态行走，岁月的痕迹悄然留在心间，化作挥之不去的存在……

伸手触摸一片发黄的叶子，惋惜中不免又生出诸多感慨：时光流转中，它记录了季节的变迁，从青翠欲滴到金黄温馨，一如一个女子从娟秀俊美的青春年华到淡泊平静的中年岁月。秋叶静美，但终究抵不过一纸流年，秋意渐浓。捡一片秋叶捧在手中，只因心中那份默契与懂得能够穿越时空，地久天长……

玲珑骰子安红豆，入骨相思知不知？总愿意相信，树与叶之间的那份懂得亦如人与人之间，只要有人懂得便弥足珍贵。就如同叶与树之间的守望一般，我懂你悲苦，你懂我快乐。这种懂得，如秋叶般飘逸而静美。

关于秋的记忆，总是一片璀璨，一片橙黄。喜欢在秋日暖阳下，独倚林中，此时心明如镜，简单澄澈。平静的光阴，历久弥新，美好的岁月，清晰熟稔。“何处合成愁，离人心上秋。”我愿为树，一叶之灵，窥尽一秋。当一切氤氲如一阕秋愁，浅淡关怀，深深惊喜，浅浅相遇，深深珍藏……

那年，那月，那风景，那时光，都在秋日里悄然流逝。那歌，那情，那美好，那相思，已辗转成歌，吟唱于那片树林中。

这个季节，适合思考，思考人生，思考过去和将来，若有所得，那便是不负这林间几许秋色；若有所失，秋的韶华也可掩藏几许寂寥。一片叶落，满树惦念。愿这清浅流年里，秋叶静美，岁月静好……

好一个别样的秋

◎尹永娜

得闲之时，与文友相聚，奔赴一场与秋天约会的浪漫之旅。

阳光穿过车窗，温暖而又舒服，我看到远处的山透着隐隐的红，路边的荻花随风起舞，心中好不惬意。山路蜿蜒而进，秋便一层层地闪现出来。

多姿多彩的秋犹如一幅宁静的水粉画。画上主打绿色，墨绿、浅绿，发白的、发红的绿交织在一起，或漫山遍野地顺势长开，或倚在枝头，或铺在田地里，不拘泥于形式，

随性而生，灵动不妖媚。黄色成了它的点睛之笔，开在院子里的，挂满枝头的，是文人墨客笔下的丰收；屋檐前的，颗颗都饱含农民辛勤的汗水。每一种黄都与众不同，仿佛用尽了技巧，才调出了这细微的差异。

秋是灵动的，没有浓墨重彩，却也不死气沉沉。淘气活泼的松鼠跳跃在林间，池塘里的鲤鱼成群结队嬉戏撒欢，园子里的水车吱呀作响，被转间流水就错落有致；游人三三两两，

漫步于林荫道，树叶扬起，拍照留念；文友更兴致勃勃，吟诗作对，赞叹好一个秋，赞叹好一个自然天成！

秋又是低调的，不张扬、不奢华，用沉淀演绎一场厚积薄发。没有春的清新多彩，没有夏的火辣炙热，没有冬的寒霜傲骨，秋自有它的内敛与稳重。秋用沉甸甸的果实说话，华而不实从来不是它想要的模样。落叶归根，不是归宿而是开始，秋用大自然的魔法，上演一场重生、一次与来年的邂逅。

沉浸于秋的世界中，我不禁思索，人又何尝不应该向秋学习呢？可以于浮华聒噪的世界要一份宁静自得，任世界千般变化，只求初心不改；可以保持一份天真烂漫，纵然年岁增长，激情信念不退；可以隐忍向内，拔高力度，沉淀自我，博观而约取，厚积而薄发。

我被眼前的种种所感动，好一个多姿多彩的秋，好一个迷人的秋，好一个深厚的秋，好一个别样的秋！

秋的色与欢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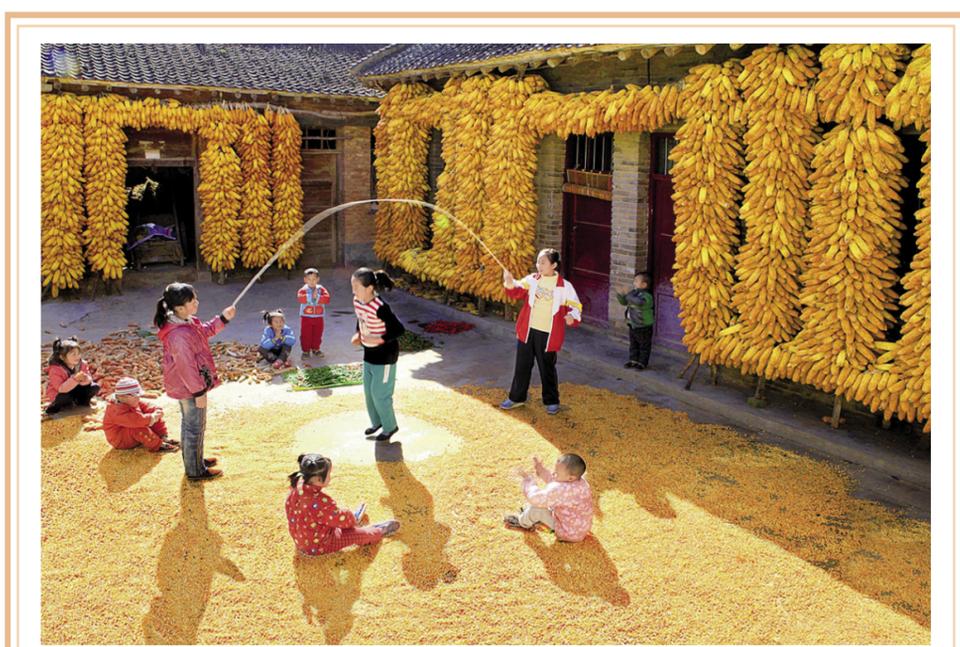
◎郑金侠

饱满的秋色是从田野里金灿灿的玉米棒上开始绽放的，接着是远近无边大片黄澄澄的野菊花，还有灯笼似的挂在树梢的火红柿子。秋色渐浓，丰收的喜悦不断地汇集在庄户人的眼中、嘴边、心里。似乎只有扎根泥土的人们才最有资格享受大自然的无穷变幻，才能激发出心头最真切的感觉。

四季总有不一样的风景，人们把内心的快乐忧戚与四季分享或随风飘散，似乎每个日子都能调成七彩的颜色与心相合。当颜色在映入眼帘的那一刻，人们的心里总会产生一些波动，喜欢或不喜欢，这种情愫就像微风拂过水面，荡起阵阵涟漪。而被各种悦目的颜色启发，人们还会本能地产生一种情绪，那就是爱，爱一切可爱的事物。

秋色斑斓多姿，自然又神秘。即使是看似沉重的遮住了一切的黑，也会让人产生无限的遐思，像极了魔术师手里的魔法布，让人期待着下一刻变出洁白的鸽子或美丽的花朵。秋是多彩的、丰收的季节，就像人生而不同，际遇各异，却都在描绘生命最生动最靓丽的色彩。想来，生命如此多彩，却又是脆弱的。在困难的时候学会坚强，在跌宕起伏中领悟人生不寂寞，让青春不虚度的奋斗初心，写出一曲曲生命的欢歌。这秋是在传达一种人生观、价值观和艺术美，它给原本粗糙的生活赋予彩色与光芒，让人们内心产生向往，激发动力，为理想、为价值、为人生，去拼搏、去奋斗。

每个季节都有不同的颜色，我



《金色年华》 陈玉庆 摄

大 散 关

们无法拒绝大自然的慷慨赐予，就像我们每个人拥有不同的人生轨迹一样，只需用一颗自然纯净的心

去获取、去感受、去接纳、去欣赏，哪怕内心小小的感动都是人生至宝。做一个扎根泥土的普通人吧，

秉持简单而朴素的生活理念，沐浴着四季风雨阳光，身边悄悄流淌的就是最美的时光。

柿子红了

◎冯纪隆

的办法。柿子树有一个特点，在生长过程中，有毛病的小柿子会逐渐掉落。我们每天早晨，在柿子树下捡拾这些掉落的小柿子，我们把这个叫“拾温蛋”。这些“温蛋”拾回家放在窗台上，让它们自然成熟。过几天之后，这些柿子会变软变甜。

每天早晨，为了拾更多“温蛋”，我常常一个比一个起得早，天一亮啥也不干，就直奔柿子树下“拾温蛋”。每年冬天早晨，我都能捡很多“温蛋”。

等到了上了初中之后，我就再也不好意思跑到柿子树下“拾温蛋”了。初一那年秋天，父亲对我说，离我们有五十里地的姜家山上我叔父家种了很多柿子。山上缺水缺菜，咱们拉些新鲜蔬菜，到山上换些柿子回来吃。

那天凌晨四五点，我和父亲拉起架子车，向姜家山出发了。我们一直走到中午吃饭时，才到了姜家山的叔父家中。叔父家

有十几棵柿子树，先采摘下来的柿子就搭了几个架。我到叔父家之后，一连吃了好几个大柿子，满口生津。那时，我是多么羡慕家在山上的叔父，家里竟然有这么多

柿子。那次，我们换回二三百斤柿子。家里一下子有这么多柿子，父亲也学叔父的样子，搭了一个柿子架。有了这些柿子，那年我们过了一个柿子满院的冬季。

等到我上高中后，村子里有的乡亲，用我们这里盛产的线辣子换些姜家山上的柿子回来，两头赚钱。高中那几年，父亲每年冬天都用线辣子在邻村给我们换些柿子。一直到上世纪90年代初，乡亲们把唯一的经济作物线辣子改成栽苹果树后，才在地头开始试栽柿子树。几年下来，家乡的地头、门边头，柿子树连成一片。

柿子从以前的“缺物”到现在已走入寻常百姓家。我家也在地头和门边头栽种了几棵柿子树，特别是门边头那棵柿子树，是特有的“火落罐”。这种柿子个头小，皮厚，极耐放。每年到春节时，家乡的“大柿”等都已软得不能再吃了，但“火落罐”依然像刚采摘

时的样子，吃起来特别爽口。

“众芳摇落独暄妍，占尽风情向小园。”我对柿子有别样的情感。一是柿子好作务。听乡亲们讲，桃子每隔七天就要打一次药，苹果每隔半个月要打一次药，而柿子有病自己治愈，从不麻烦人。二是柿子好采摘。采摘柿子时，乡亲们总爱直接将长柿子的小枝折下来。乡亲们知道，如果人们不折柿子枝，这个枝要不了几年就会变成枯枝。由于柿子不像苹果那样，易运输储藏，有时辛辛苦苦采摘了一天，还不如外出打工挣钱多。因此，有些乡亲就劝我家挖了家门口的柿子树来种菜，但父亲总是舍不得。因为每到秋天，田野一片土黄色。如果院外的门口，有两棵挂满火红柿子的柿子树，人的心情就更好了。



“霜打的柿子能久放。”立冬后的那个周六，我回到久别的老家，但见院子的柿子架上铺满了红彤彤的柿子。我用清水洗了一个，那甘甜的柿子，成了冬日里最佳的时令水果。

说起柿子，让我想起小时候有关柿子的故事。在我们关中平原，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人们恨不得把奔兕路都开垦出来种成粮食，对于果树，一般都种在壕坎或沟坡边上，这样不占耕地。我清楚地记得，我村那仅有的四五棵柿子树，全都种在沟边上。

这四五棵柿子树，每年秋收之后，由生产队统一采摘，然后按人头分给乡亲们。每年秋收之后，分给每家的只有几斤柿子。我们馋嘴小孩，怎能满足生产队分的这点柿子。我们自有我们吃柿子

